

消失的萬花筒

瀛苑副刊

文\雲水 照片\馮文星

所謂的傳統，大抵上都代代相傳，行禮如儀，創造傳統的人可能不知道他正在寫歷史，跟進的人或許也不明白所以然，只不過人云亦云，或者湊和著好玩罷了。

就如英專、學院時期的學長對於所謂「丟福園」的慶生方式一無所知，而我們也從來不能理解他們所言，每每吃了晚餐就往後山散步，是種什麼樣的生活模式。此一時也彼一時也，很多事只經歷一段短暫的時間，就煙消雲散，時移境遷，船過水無痕，徒留唏噓的憑弔，就像我記憶篋匣裡仍收藏著的，那些被年輕的汗水和朝露暈染得模糊，卻始終鮮艷繽紛的迎新海報一樣。

記得，不過十來年前的事，我穿著畢生第一套訂作的衣服——大學服參加新生訓練，觸目所及是滿山滿谷的海報，在我爬上一百三十一階的克難坡的當兒，在員林高中校友會的大海報上找到我自己的名字。我的高中同學說的沒錯，淡江的新生是最幸福的，當你還對五虎崗感到陌生無依的時刻，看到樹梢上的海報已經熱情的寫上你的名字，心裡還是滿受用的。

這種現象在當時被視為一種傳統，我大一的時候如此，大二、大三更變本加厲，一到新生訓練日，不僅海報街貼滿海報、克難坡一階一階都穿新衣，整個校園地上、牆上、樹上、還有天上（氣球）都充斥著一個又一個的名字及標語，什麼「人算不如天算，天算不如電算」、「大哉國貿」……，如果真要形容，淡江可能可以說是一個萬花筒，隨著每一個時間的轉動，變幻著她準備好要給行人的驚艷。

這時，每每一場大雨，就將學長、學姐們的熱情付諸一「雨」，留下爛泥般的海報碎屍，不見人收拾，而海報街照常人來人往，招生如火如荼的進行，同學們成日在垃圾堆裡遊來遊去，嬉戲唱和，一不小心還會被垃圾絆一跤，釀成奇特的招生期景象。

這個特別時期一共要維持三天，一直到新生訓練結束，寬限期一過，課指組開始取締，大家才會動手把已經被露水、宿雨糟蹋得模糊難辨的得意作品收拾起來。而那些已

經爛成一堆、紅紅綠綠的海報碎屍，則沒人承認。

當時，我已經投入淡江時報記者的工作，看到這種亂象，免不了要報導一番。一張照片以廣角鏡頭從地上的垃圾仰角取景，垃圾前是熙來攘往的社團招生人潮，題為「海報成災」。

另一篇標題為「漏夜排隊只為搶先機□張貼海報不惜搭帳篷」的報導，更記敘「……今年課指組規定張貼迎新、招生海報的時間是在五日早晨九時開始，而三日凌晨就傳有人去佔『地盤』了，四日的校園更是充滿撐著雨傘死守看板等待張貼的有心人，……四日晚間各社團、校友會、系學會悉數出動，加上來來往往的上課、下課人潮，把中心到商館的道路擠得水洩不通，更誇張的是不少人帶了電視機、收音機、帳篷來排隊，為了排遣時間也有人打起撲克牌、烤肉、煮火鍋的也不少，整個淡江有如露天的烤肉區。」可見盛況之空前。

畢業後，我有幸到課指組工作，前輩們見我過去對迎新海報關切頗多，特別把這項管理工作出讓於我。真是報應不爽，這時的迎新海報花樣更加推陳出新，不但數量比多，還要比大、比漂亮，可想而知，管理上更加困難。

同學們為了讓這海報能夠保持最佳狀況，還會在海報加上一層膠膜，或者用透明膠結結實實的把海報封住，防風又防雨，只不過這樣的作法，造成不少糾紛，因為膠帶表面光滑，加上露水、雨水湊熱鬧，滑跤的事件常常發生，只好下令禁止用膠帶。

至於，那些風雨飄搖三天三夜的海報如何能不成災？我也想出一個還算可以的對策，各社團在貼海報前先繳保證金，凡偷跑先貼海報或者逾時不收拾者，一律沒收充公，而且，我還請工讀生到處拍照存證，只要查出海報上還留有蛛絲馬跡，即使只是隻字片語，暴露出身分者一律究辦。遊戲規則如此嚴苛，還是擋不住學長學姐們的熱情，每年照例來瘋狂一回。

在我的那個時代，還有一種叫做「眾聲園地」的看板，簡單的說就是就是個靜態的肥皂箱，舉凡對於校務、時政有不滿意的地方，或者批評學生會買了一張八萬元的座椅太過浪費云云，就在這裡開罵。不過這種大字報和現在流行的BBS板板上的規矩不同，一律得具名，也不得牽涉人身攻擊，否則，被撕下來事小，校規處分就在後頭。現在想起水源街側門每逢下課，萬頭鑽動就為了看海報的過去，總覺比現在自己一人面

對著螢幕和鍵盤，查看網路上的小道消息要來得有意思。

叨絮這些陳年往事，對照今日規劃完善的海報街和零落的海報，不免感概，有些人與事，只是一時風雲聚會，喚也喚不回了。

